



記憶，而且還正不斷地發生，連續，幻滅... ..

其實我偶爾也會像著了魔似的開始為考試緊張，幾近歇斯底里，尤其在考前一個禮拜最為嚴重。不過幸好，我認識了A君。每當我一不注意又發作，她就會泡一杯茶給我，從容的對我說：「你幹嘛那麼緊張，考前還有一個晚上可以熬夜，更何況當也當不到妳，只要你覺得會過就不會被當，對吧？」我笑了，「只要妳覺得會過就不會被當」？她為什麼可以這麼理直氣壯的闡述著這點「怪怪」的理論，（龜兔賽跑中的兔子從來也沒覺得自己可能輸的）而且好像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變成大學生活裡一種虔誠的信仰。告別了A君，剛下樓不久，迎面而來遇見了B君。他仍一如往常，捧著一大堆厚沉沉的書，「名列前茅」的志向確實壓得她有點喘不過氣來。呵！「一種米養百種人」，這世界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，前後不到十分鐘，我便歷經了兩個極端。不過我還是比較欣賞A君，她像一杯醇酒，讓認識她的人都不禁會放鬆神經。她令我聯想起那一整天午后那隻小狗不經意打的那個哈欠，頓時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懶洋洋卻不惹人厭的氣息。我喜歡生活中偶爾來點小走調，這無傷大雅的小荒唐應也是種樂趣吧！

我從沒忘記過所欲尋找、追求，屬於生命中深沉的本質，雖然我的外表老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，但是我一刻也沒忘記過它的存在，而且還耿耿於懷，因為它早已融為我血這肉之軀的一部份。只要我的血液在流動，思維的姿態朝我逼近。A君和B君，牆縫的小草和街弄的小狗，我企圖尋求的答案都落空了——我始終找不出一種令人滿意的平衡模式。

我又開始像遊魂般的飄泊於街頭，自我放逐如一個孤獨的浪人。我忘了帶靈魂出門，卻想找一把回家的鑰匙。晃啊！一位母親抱著一個嬰兒與我擦肩而過，妳猜我看見了什麼？——愛與深深掙扎。我深深掙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。晃啊！一位母親抱著一個嬰兒與我擦肩而過，妳猜我看見了什麼？——愛與深深掙扎。我深深掙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。

2010/09/27